

党证：一路走来的各式“亮丽模样”

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局决定红军中的正式党员一律发给党证”。此次发放的党证封面正中竖排印着“中国共产党党证”七个繁体大字,封面上方弧形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党员证作为党员身份的一种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起到了一定的管党治党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探索与党员证件、党员身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回顾这一历史,可以从中见证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的进程。

“党证对每个党员都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

中国共产党在很早就与俄国共产党(布)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正式成立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指导。因此,中国共产党颁发党证这一制度可能是受到俄国影响。早在1920年7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就作出《关于在全俄范围内对俄共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和建立统一的党证》的决议。1920年底,统一格式的俄共(布)党证替换了旧的党证。1922年,这一格式的党证统一集中印制,首次实行俄共(布)全党的统一编号。1921年刘少奇在俄国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时,既是俄共(布)党员,又是中共党员,发的是俄共(布)党证。

目前中共党内最早提及党员证的文件是1923年6月中共三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由此可见,虽然中共三大并没有发布专门针对党证的文件,但党证的签发与收回在当时已成为党组织默认的实施党员管理的方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统一战线工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中共)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按照规定,这一时期中共各



图 为欧阳平(原名欧阳俊法)的党证。(图片选自陈洪生著《长征路上的“红小鬼”》一书)

级组织均需使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放的党证。1927年4月,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胡汉民所作《清党之意义》曾提及清党“不能单以党证为凭”。由此可见,党证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统一发放,但这一时期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的党证可能有些不同。

文献资料及现存党证表明,1933年中共中央曾为红军中的正式党员统一发放党证。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布《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并同时发布了《党证条例》,对通过党证进行党员管理提出了16条具体要求。还规定,在党证发放前,要“详细调查现有正式党员的数目”。现存的朱德(党证编号:第001128号)、欧阳平(原名欧阳俊法,开国少将,曾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党证编号:第014968号)、杨立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党证编号不详)等的党证均为此次发放。

当时有些党员对党证不够重视,遗失了党证,只以登报声明作废了事,在组织上没有加以必要的考察与审查。针对这种情况,1934年4月1日,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关于保护党证的决定》。《决定》对党证的重要性及遗失党证的处罚办法作了规定:“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如因自己

不注意或当保存党证而致遗失或者无故遗失党证的,应受党纪律上的处分。”

《决定》起到了应有的效果,许多党员同志都对党证有了足够的重视,长征途中甚至出现了“长征走多远,党章党证带多远”的现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曾有实行统一党证制度的打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除中央统一发放党证外,也有部分党组织自主给党员发放过党证。如1934年10月,川陕苏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共产党员签发党证,以对全体党员形成激励作用。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再如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避免伤员或牺牲的战士无法确认身份,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制了一些《临时党员证》,要求每个党员带在身上。这种《临时党员证》印有“战时党员守则”十二条,证内是持证党员的基本信息。

抗美援朝时,在朝鲜战场上同样发放过《临时党员证》。1950年志愿军九兵团入朝作战后,伤病员中的共产党员在集中医治的过程中纷纷要求过组织生活,有的同志则向原所在部队索要党员证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向原单位求得党员证明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1年3月,志愿军九兵团政治部及时向全体共产党员发放了《临时党员证》。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党员证制度不断探索。五十年代,我曾有过实行统一党证制度的打算。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时认为,发党证对于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并决定结合发党证的工作,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大的整顿。1956年1月,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双方的会谈纪要透露出,中共中央组织部曾要求苏共中央管理党证的机构介绍印制党证和颁发党证方面的经验。有

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管理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党员队伍也日益呈现出流动频繁、结构复杂等特点,这些都给传统的党员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使流动的党员能够及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94年1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同年12月,中组部发布《关于试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自1995年7月1日起实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流动党员活动证》适用于短期外出(6个月以内),或长期外出但暂时无法转移组织关系的党员,是流动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的凭证。党员可持证在外出所在地或单位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但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不断探索党员教育管理新模式、新途径、新方法。2017年10月16日,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央组织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仪式,该系统具有党员电子身份认证、组织关系网上转接、党员教育网上开展、党组织活动网上管理、党员和党组织数据网上统计分析等功能,是促进党员教育管理服务迈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有力举措。

在中央积极探索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也实施了党员证制度或新型的党员管理制度。如2014年江苏省洪泽县在流动党员中试行集身份验证、活动积分、网上互动为一体的“电子流动党员证”。通过建立党员信息库,为全县1300多名流动党员统一制作以身份证号为识别码的电子活动证,流入地党组织可凭借电子活动证信息上网鉴别党员身份,验证后可实现党组织关系的网上转移。IT技术的运用,不仅优化了党员教育管理,也提高了党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目前,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全国统一的党员证,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管理制度却在不断发展完善。

□马皓若 王毅



烙画作品《伟人风采》

火针可“刺绣”,铁笔亦“生花”,烙画又称烫画,火笔画,是以烙铁当笔,高温代墨,烫制而成的艺术品,讲究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工艺,考验用劲力度,走笔速度。

传统烙画以铁针为工具,在油灯上炙烤进行烙绘,主要作为筷子、尺子、木梳等日用品上的装饰。陕西省白水县的西固烙画在力求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创新,传承人李兴华经过努力,将其技艺用在宣纸上,由“油灯烙”换代为“电烙”,又把国画里水墨画的技法与烙画艺术融为一体,使用落、起、止、走、住、叠、圆、回、藏的运烙技巧,形成现在的西固烙画风格。

西固烙画作品取材广泛,色彩清晰、古朴典雅,线条多变,浓淡相宜,具有极其丰富的层次感 and 立体感。不变形、不褪色、无污染,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成为人们家居装饰、馈赠亲友和收藏的心仪之选。2013年西固烙画入选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5年被推荐为第五批非遗省级项目名录。 □潘美玲

烙笔下的绝美「刺绣」

钩 沉



陈忠实

往事

陈忠实总体上是一个谨重的人,方正的人,然而并不失其幽默。他不算风流倜傥之士,不过陈忠实的性格也绝非枯燥乏味。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幽默,且具独特的语言和神气。唯当着情意深厚的朋友的面,他的幽默才会发生。

李康美小陈忠实十岁,是一个内敛的作家。1984年秋天,陕西省作家协会举办读书班,数月之间,他基本上都是在房间读书,吃饭如厕也躲着人。陈忠实注意到李的小说,有一天,推门至他的房间聊起来。针对他的腼腆和拘谨,陈忠实笑着说:“你咋是这货!”接着说:“关中东府都是这货,只顾闷头弄事。”由此他们成了朋友,诚恳交往几十年。

大约是1986年,陈忠实想跟李康美深入交流一次,便住到了一个即将废弃的卫星测控中心招待所。招待所在渭南,是李找的。白天乘车赶路,晚饭以后又在山沟里转了两个多小时,李怕陈忠实累,遂叮咛他休息。陈忠实呵呵地笑了:“你咋是这货!我从西安跑到这里,就是要跟你聊几天。如果各自睡觉,我倒是跑啥呢!今黑咱聊!”

他们便讨论作家之间的称呼,非常欣赏省作家协会的传统:不管是老的是还是小的,胡采就是老胡,王汶石就是老王,杜鹏程就是老杜,什么主席的头衔或副主席的头衔,都免了。炎夏,天热,招待所既无空调,也无风扇,他们浑身冒汗。陈忠实便脱了套衫,笑着说:“你这货还愣啥呢,两个男人你倒是怕个啥!”李康美也便脱了套衫。作家就光

着膀子,探索文学与政治、婚姻与爱情及男女关系。涉及隐奥,拒绝规避,直抵种种问题的本质,不知东方既白。连续交流了三天,是这两个作家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

2009年,李康美动了一次手术。五天以后,陈忠实到医院来看他。坐在李的床边,陈忠实先从挎包里取出四个大信封说:“哥给你带了几幅字,你送关照过你的领导和大夫吧!知道不?你这货,要感谢一下呢!”又取出一个厚厚的小信封,塞进李的枕头下面说:“你这货现在是病号,哥对你要实惠一些。”李不接受,想掏出小信封,陈忠实压住他的胳膊说:“对咧,对咧!”又嘱咐他:“啊!你这货以后也不敢喝酒咧!”李为之动容,陈忠实劝他说:“对咧,对咧,你这货还咋?”

所谓这货,属于关中方言。当它指人的时候,含有喜欢、亲昵和调侃的意思。通常它是长者用诸晚辈,而朋友彼此用之则更多。在我的视听范围,陈忠实习惯用诸比他年轻的朋友。他从未喊密戚、领导和前贤是这货的,也不用于自己的子女。

陈忠实大方英文十六岁,他喜欢方。一旦见面,陈忠实总是呵呵朗笑着,伸手去握方的手,有腔有调地说:“方老师!”高兴得眉目顿开,以至皱纹飞进挤向他的两个腮腹。“不敢叫我方老师!”方撮长嘴焦急地说。“咋不敢,就是方老师么!”陈忠实说,其朗笑的余音仍廷延着。

这样的情景往往出现在几个朋友宴集以前,是欣然难掩的表现。

应该是1998年,西安举办全国书市,广州出版社年轻的策划编辑杨斌携书展示。她编辑过陈忠实的文集,想请他吃饭,遂要我邀召。陈忠实来了,王蓬来了,几位传媒界女士也来了。各位向陈忠实敬酒,他便一一碰杯,起坐有礼,热忱而不喧闹。我一向不动酒,遂端起一杯苹果汁说:“陈老师,我也敬你一杯。”他竟不应接,悠悠地说:“你卧是啥嘛?不跟你喝!”各位都乐了,看我怎么办。我只能收回苹果汁,坐在椅子上,然而不服,逗他,便说:“杨斌也是苹果汁,她敬你就喝,我敬你就不喝,没有道理。”陈忠实呵呵笑着说:“人家长着啥脸,你长着啥脸!”陈忠实逗我,也是在赞美杨斌。我知道这一点,不过我也应该积极行动,以尽快敬酒。逮住一个间隙,我就说:“陈老师,有个忙,你得帮。”他态度转向认真,郑重地问:“啥事?你说。”我就说:“你借我三万元,我准备整容呀!”才落音,他便爆笑,皱纹猛地挤向两个腮腹,说:“你看这货!你看这货!”目光移向我,呵呵笑着,执其酒杯。我立即站起来,用苹果汁杯轻触了一下,酒似地抿了一口,望着陈忠实。他呵呵笑着说:“你看这货!”

李星和陈忠实同事,都在陕西省作协上班,几十年一个以文学批评为业,一个以

文学创作为业。当然也同志,你帮我,我帮你,关系融洽。

陈忠实常常会想起李星让他跳楼的事,并会呵呵笑着,以此戏谑他。1991年春节以后,我所在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各路诸侯出席。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王愚、李星都到了。陈忠实从故乡赶来,进入会议室,路遥已经发言了。他和路遥彼此点头,便是相互招呼,接着在路遥旁边落座。他才点燃了一支烟,李就越过路遥的脊背伸过左手拽他的胳膊,他便倾去身子,递上右耳。李说:“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了。刚刚收到消息,今天早晨广播电台公布的。”声音很低,神情严峻,随之鼓劲挺直了腰。陈忠实吸了几口烟,感觉李又侧脸示意,遂又倾去身子,递上右耳。李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语如下诏,斩钉截铁,不陈忠实应答,遂又猛地坐正,腰似乎也更绷了。

陈忠实那部要为自己垫棺的书当时正在创作之中,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尤其是李星要他跳楼,都给了他强劲的冲击。不过还好,几天他就恢复了沉静和从容,以推进自己的创作。

1992年3月25日早晨,在省作家协会招待所里,陈忠实把修改妥当的长篇小说的手稿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告辞他就见到李,送上了手稿的复印件,请其过目。让李把握长篇小说的成色,当然有陈忠实的考虑。他们认识近二十年了,不仅在一个单位上班,还在同一栋楼居住;李的文学批评很凌厉,且很准确,陈忠实相信李的水平;还有,他清楚李对自己大有期待,让他跳楼,也是长期关注,恨铁不成钢的鞭策。他感谢李希望之殷切,并盼得到其肯定。

十天以后,陈忠实从西蒋村回到家属院,专门见李星。这个阶段,他难免不安、焦灼,乃至害怕,不知道是否会得到李的认可。在楼角竟碰到了李,他叫:“李星!”扭头看到陈忠实,李也没有问候,只是黑着两腮在空中扔了一句话:“到屋里说。”一层又一层,到了五层,进了门,李至厨房,放下他买的一堆菜,沉默着,硬着脖子,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也忐忑地跟他进了屋。没有任何过渡,李突然以拳击掌,瞪着眼睛喊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惊喜瞬间涌现,并笼罩了陈忠实。他僵立着,任凭李口若悬河地发表感慨。有李的肯定,陈忠实放心了。

创作的成功,使陈忠实变得更自信,也更通脱。他不止一次调侃李星说:“你弄了一辈子文学批评,文章那么多,我一句也记不住了。”陈忠实开心地笑着,李遂哈哈大笑。陈

忠实接着说:“有了你这句话,我不用跳楼了!”陈忠实哈哈大笑起来,李星更是得意地眯着眼睛响亮地笑起来。

陈忠实偏爱冯积岐,他们也是同事。陈忠实欣赏冯的小说,并帮助他改变生活。冯在省作家协会当编辑近七年,一直是临时打工的状态。为转换其农民成分,陈忠实带冯见省上的领导,当面夸奖冯在创作上的业绩和前途。由此,冯迅速归类,有了固定报酬及同等待遇,也能坦然地创作了。

有一天,陈忠实和冯积岐前一后上楼,往办公室去。到了楼道,陈忠实叫:“积岐!”冯感到这声调异样,其拉得长,似乎有含义,就问:“咋咧?陈老师。”陈忠实呵呵笑着,颇意味地说:“你这娃,年轻时候风流得很么!你咋把人家姑娘勾引到手了!”冯茫然地问:“哪个姑娘?没有呀!”陈忠实呵呵笑着说:“你勾引了人家,咋又忘了!”冯急了,说:“没有,没有的。”陈忠实盯着冯说:“山里的姑娘,黄琴,你咋忘了。”冯黯然说:“陈老师,那是小说,虚构的。”陈忠实仰头畅笑说:“呵呵,你甭急么!我是弄啥的,咋不知道虚构呢!”接着说:“不错,继续弄!”

此事过去二十年了,然而陈忠实当时的神情明晰如水,令冯积岐始终不忘。要是谁认为陈忠实其人正经,一味正经,冯便会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陈老师有趣得很!”

陈忠实过年总要放炮,即使从故乡蒋西村搬迁至西安市建国路,他也一次不缺地会在除夕那天回到自己的祖屋,在新旧交替之际放一卷炮。他把盘在一起的炮提到院门口,慢慢拆封,缓缓拉开,一节一节地展开,准备点火。孩子看着这一切,也想点火,因为导火索一点燃,接着其炮连响,令人舒泻而快哉。但他却执意不让,没有一次不是由陈忠实自己放炮的。他热衷此事,并会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一卷炮按着自己的节奏从首炮响到尾炮,乃至响尽。光的闪烁,照亮了陈忠实柔和的笑。

在那个腊月的晚上,他的垫棺之作完成了。虽然数年孤独的劳动已经结束,然而这并不使陈忠实兴奋,反而压抑至极,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出祖屋,来到灞河岸上,逆水而行,或坐下休息。寒风凛冽,仿佛刀刺。他胸闷气憋,真想向挨着灞河的白鹿原跳起来喊几声,不过终于没有跳,也没有喊。压抑不散,无可奈何。陈忠实蓦地发现了灞河内堤的蒿草,干枯,发白,瑟瑟抖动。他灵机顷开,便蹲下身子点燃了蒿草。寒风固冷,也助火势,蒿草遂烧得越来越旺。火苗忽低忽高,漫卷而去。烟味混杂,也毕竟为蓬。他远望着火苗,忽然感到所有的压抑都消失了。

富于个性的语言和神气,表现了陈忠实的幽默,其行为艺术,不也反映了陈忠实的幽默吗? □朱鸿



年代:清代

这件清代炉钧釉海棠形如意足花盆,高17.7厘米,口径22.6厘米,底径13.5厘米,全身施以炉钧釉,釉面肥厚细腻,釉水自然流淌,顺盆壁而下,形成一种独特的纹饰。底附四只卷云外撇如意足,底部开有五个透气小孔。胎骨厚实有稳重感,胎质坚致有清脆声。造型规整秀美,颇为富丽典雅。盆里盆外通体施满釉,釉色蓝中泛紫,釉质滋润而光滑,釉层肥厚若凝脂。四足部聚釉明显,为烧制时釉质自然流淌所致。口沿流釉露胎色,别有一番情趣。

炉钧釉是景德镇在清雍正年间仿钧窑紫红斑所烧成的低温颜色釉,其烧制方法是先以高温烧成瓷胎,挂釉后在低温炉中第二次烧成,史籍《南窑笔记》有载:“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炉钧虽是仿钧窑而烧成,却能在釉色瓷中自成一脉,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形成了许多自身独有的特征。炉钧釉面纹路奇妙,在器物釉面上形成长短不一的垂流条纹,有的弯曲,有的垂直,还有

的似山岚云气与斑点交混在一起,布满器身,整齐美丽。

□刘卫平

陕西瑰宝